



鼓 大 空





盤大空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 空 大 鼓 ◆

實價大洋九角

(外埠酌加寄費)

翻譯者

周作人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寧平街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 舊序

這一冊裏所收的二十一篇小說，都是近兩年中——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翻譯，已經在雜誌及日報上發表過一次的，本來還沒有結集重印的意思。新潮社的傅孟真羅志希兩位先生卻都以爲這些譯本的生命還有擴大的價值，願意我重編付印；孟真往英國留學的前兩日，還催我趕快編定，又要我在序文裏將這幾篇小說的兩件特別的地方——一，直譯的文體，二，人道主義的精神，——約略說明，併且將人的文學一篇附在卷末。我所以依了他們的熱心的勸告，便決意編成這一卷，節取尼采的話，稱爲點滴，重印一回。

我從前翻譯小說，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一九〇六年往東京以後，聽章太炎先生的講論，又發生多少變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正是那一時期的結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纔用口語體，當時第一篇的翻譯，是古希臘的牧歌，小序有一節說，

「什法師說，翻譯如嚼飯哺人，原是不差。真要譯得好，只有不譯。若譯他時，總有兩件缺點；——但我說，這卻正是翻譯的要索。一，不反原本；因為已經譯成中國語。如果還要同原文一樣好，除非請諦阿克利多斯 (Theokritos) 學了中國語，自己來作。二，不像漢文，——有聲調好讀的文章，因為原是外國著作。如果同漢文一般樣式，那就是隨意亂改的胡塗文，算不了真翻譯。」（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一八年答某君的通信裏，也有一節，——

「我以為此後譯本，……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

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但我毫無才力，所以成績不良，至於方法，卻是最爲適當。」（十一月八日）

在同一封答信裏面，又有這一節，是關者小說的內容的，——

「以前選譯幾篇小說，派別並非一流。因爲我的意思，是既願供讀者的隨便閱覽，又願積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國現代文學的資料，所以譯了人生觀絕不相同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又譯了對於女子解放問題與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格。」

但這些並非同派的小說中間，卻仍有一種共通的精神，——這便是人道主義的思想。無論樂觀，或是悲觀，他們對於人生總取一種真摯的態度，希求完全的解決。如託爾斯泰的博愛與無抵抗，固然是人道主義；如梭羅古勃的死之讚美，也不能不說他是人道主義。他們只

承認單位是我，總數是人類：人類的問題的總解決也便包涵我在內，我的問題的解決，也便是那個大解決的初步了。這大同小異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實在是現代文學的特色。因為一個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統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這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

我們平常專憑理性，議論各種高上的主義，覺得十分澈底了，但感情不會改變，便永遠只是空言空想，沒有實現的時候。真正的文學能夠傳染人的感情，他固然能將人道主義的思想傳給我們，也能將我們的主見思想，從理性移到感情這方面，在我們的心上面，刻下一個深的印文，為從思想轉到事實的樞紐：這是我們對於文學的最大的期望與信託，也便是我再印這冊小集的辯解(Apoloigia)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周作人記於北京。

## 目 錄

|          |           |    |
|----------|-----------|----|
| 序        | • • • • • | 一  |
| 舊序       | • • • • • | 五  |
| 俄國託爾斯泰一篇 | • • • • • |    |
| 空大鼓      | • • • • • | 一  |
| 俄國但兼珂一篇  | • • • • • |    |
| 摩訶末的家族   | • • • • • | 一九 |
| 俄國契訶夫一篇  | • • • • • |    |
| 可愛的人     | • • • • • | 五五 |

俄國梭羅古勃二篇

童子林的奇跡……………九〇

鐵圈……………一〇四

俄國庫普林三篇

帝王的公園……………一一五

聖處女的花園……………一二八

晚間的來客……………一三五

俄國安特來夫一篇

齒痛……………一四七

波蘭顯克微支一篇

酋長……………一六〇

波蘭什朗斯奇二篇

誘惑……………一七七

黃昏……………一八四

希臘藹夫達利阿諦斯二篇

揚奴拉媼復仇的故事……………一九八

揚尼思老爹和他的驢子的故事……………二〇八

匈牙利育珂一篇

愛情與小狗……………二一五

丹麥安兌爾然一篇

賣火柴的女兒……………二二〇

瑞典斯忒林培格二篇

不自然淘汰……………二二七

改革……………二四〇

德國藹惠耳思一篇

請願 · · · · · 二四七

西班牙伊巴涅支一篇

顛狗病 · · · · · 二五九

猶太賓斯奇一篇

被幸福忘卻的人們 · · · · · 二一九

# 空大鼓

俄國

託爾斯泰

——伏爾迦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

亞美梁是一個小工，替主人家做事。有一日出外作工，橫過草地，一隻蛙在他面前跳出，他幾乎踏着，卻竭力的避開了。忽然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他。亞美梁回轉頭去，看見一個可愛的女子。伊說，「亞美梁你爲什麼不娶妻呢？」他答道，「姑娘，我怎麼能娶呢？我祇有這套穿着的衣服，此外毫無所有；而且也沒有人要我做丈夫。」伊說，「你可以娶我爲妻。」亞美梁很喜歡這女子，就答說，「我很願意，但那裏居住呢？」女子說，「這不妨事。一個人只要多做工，少睡覺，

就到處能得衣食。」亞美梁說，「那很好，我們結婚罷。但是住那裏去好呢？」女子說，「我們到鎮裏去。」於是亞美梁就同女子到鎮裏；女子領他到鎮的盡頭的一所小屋裏；他們結了婚，便立起人家來。

有一日，國王路經這鎮，走過亞美梁屋外，亞美梁的妻子出來看國王。王見了這女子，大出一驚，說道，「從那裏來了這樣一個美人？」便停了車，叫亞美梁的妻子來問道，「你是什麼人？」答說，「農夫亞美梁的妻子。」王說，「像你這樣美人，爲甚嫁一個農夫？你應該做王后纔是！」伊說，「多謝你的好話；但農夫的丈夫在我已很好了。」

王同伊談了一晌趕車走了。回到王宮，總忘不了亞美梁的妻子。他終夜睡不著，只是計畫如何可以得伊到手。他自己無法可想，便召集了他的奴僕，叫他們代想法子。奴僕答道，「你叫亞美梁到宮裏工

作，我們逼他做苦工，他自然死了。他的妻子變了寡婦，那時你可以得伊到手了。」

王聽了他們的計策，便發命令叫亞美梁到宮裏充當小工，就住在宮裏，又帶了他的妻子同來。使者到亞美梁家裏，交付王的命令。亞美梁的妻子說，「亞美梁你去；日裏作工，夜裏卻回家來。」亞美梁去了；到得宮裏，王的管家問道，「你怎麼獨自走來，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亞美梁答道，「我拉伊同來做甚呢？伊自有屋子可住哩。」

在王宮裏，他們就叫亞美梁作兩個人做的工。他動手時，不想一日能做完的；但到晚上，卻都做完了。管家看他工作都了，就叫他明日做四個人的工。

亞美梁回家去了。家中都已收拾得潔淨整齊：爐中生了火，晚飯也齊備了；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縫紉，候他回來。伊起來迎接他，攤開

食桌，給他飲食，隨後問他作工的情形。他說，「唉！事情很不妙：他們叫我做力量以外的工作，想叫我勞苦死了。」他的妻道，「你不必多愁；你作工時不要前後探望，看做了多少，還有多少未做。你只要一直做上去，一切自然好了。」亞美梁睡下，便睡著了。次日早上，他又去作工；只顧作工，沒有回過頭來探望，到了晚上，一切都做完了。所以他不得天黑，早可以回去過夜了。

他們一回一回的增加他的工作，但他總能及時做完；回到家裏去睡。一禮拜過了。王的奴僕知道用苦工來逼他，是不成功了；於是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來試他。但這也終於無用：木工，打牆，蓋屋，以及一切工事，他們叫他做，他都及時做完，夜裏回家去了。如此，第二禮拜也過去了。

王又召集了奴僕說道，「我應該白養活你們的麼？兩禮拜過去

了，我沒有見你們做成一點事。你們要用苦工逼死亞美梁，但我從窗口看見他每晚回家去，——還很高興的唱歌呢。你們敢是要欺騙我麼？」王的奴僕分辯說，「我們竭力要用苦工逼死他，無奈沒有一件壓得他倒；他總能做完，彷彿用掃帚掃淨的一樣，他也毫不困倦。隨後我們叫他做細巧煩難的工作，以爲他決沒有如此聰明，不能做了；不料他都能做。無論怎麼使他，他總做了，也不曉得他怎麼做法。必是他或他的妻子懂得符咒，助他做事，我們自己也煩厭極了，必想尋一件事，爲他所不能做的。我們現在想到：叫他去一日摹造一座禮拜堂。你叫亞美梁來，命令他一日裏要在宮前造一座禮拜堂。他如不能做，便說他違命，剷去他的頭。」

王叫亞美梁來，對他說，「你聽我命令，在我宮前空地，代我造一座禮拜堂，要明日晚上完工。倘你做成了，我就賞你；否則我要

割去你的頭。」

亞美梁聽了王的命令，轉身回家，他心裏想，「我的末路近了。」他走到妻子跟前，說道，「妻阿，快預備，我們逃走罷。不然，我要爲了不相干的事喪了性命了。」妻說，「什麼事嚇得你這副模樣？我們爲甚要逃走呢？」他說，「我怎能不喫嚇？王命令我，明日一日裏要給他造一座禮拜堂。如果做不成，他要割我的頭去。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現在還早，我們逃走罷。」但他的妻子不肯聽他，說道，「王有許多兵，我們到得那里，總要被捉住。我們逃不脫他，只能暫時依他的。」亞美梁說，「這工作不是我的力量能及，叫我怎樣依他呢？」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亞美梁睡下，便睡著了。次日一早，他的妻子將他叫起，對他說，「你快去，完成那禮拜堂。這是